

目 录

图表目录	IV
第一章 绪论	1
1.1 言据性：语义范畴还是语法范畴?	1
1.2 言据性的语篇类型研究	6
1.3 语料与研究方法	9
1.4 本书的章节安排	11
第二章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言据性研究	13
2.1 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13
2.2 言据性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	14
2.3 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言据性研究的适用性	15
2.3.1 作为社会符号和意义潜势的语言	15
2.3.2 “系统”的思想	16
2.3.3 三大元功能	16
2.3.4 层次和体现	17
2.3.5 及物性与言据性	18
2.3.6 情态系统与言据性	19
2.3.7 语法隐喻与言据性	21
2.3.8 语类与言据性	22
2.3.9 评价系统与言据性	23
2.4 元话语与言据性	25
2.5 多模态与言据性	28
2.6 小结	31
第三章 言据性的分类及语义体现方式	33
3.1 言据性的分类	33
3.1.1 以往言据性的分类	34
3.1.2 本研究言据性的分类	36
3.2 言据性的词汇语法体现	37

3.2.1	语料中据素的识别	38
3.2.2	言据性的词汇语法体现	39
3.3	言据性的多模态体现方式	46
3.4	小结	48
第四章	学术论文中的言据性	49
4.1	言据性在学术论文中的使用频率和分布模式	49
4.2	英汉学术论文中的言据性异同	52
4.2.1	英汉学术论文中言据性的整体分布特点	52
4.2.2	转述言据动词在英汉学术论文中的差异	53
4.2.3	推断言据性在英汉学术论文中的差异	55
4.2.4	英汉学术论文中的言据性异同小结	55
4.3	学术论文中言据性的学科差异	56
4.3.1	不同学科学术论文中言据性的整体分布特征	56
4.3.2	转述言据性在学术论文中的学科差异	57
4.3.3	推断言据性在学术论文中的学科差异	58
4.3.4	小结	59
4.4	言据性与学术论文语类结构的双向制约	59
4.4.1	学术论文的语类结构	59
4.4.2	言据性和学术论文语类结构的制约关系	60
4.5	言据性在学术论文中的评价功能	63
4.5.1	转述言据性的评价功能	64
4.5.2	言据性与情态责任	73
4.6	言据性在学术论文中的对话性功能	79
4.6.1	言据性与对话扩展	82
4.6.2	言据性与对话收缩	85
4.7	言据性在学术论文中的元话语功能	86
4.7.1	言据性的“引导式”元话语功能	87
4.7.2	言据性与互动元话语	88
4.8	言据性在学术论文中的作者身份构建功能	94
4.8.1	言据性与作者的可信度	95
4.8.2	言据性与作者权威性和亲和力的平衡	98
4.8.3	言据性与作者的尊重和责任	99

第五章 新闻语篇中言据性的积极话语分析	101
5.1 语篇的积极话语分析	101
5.2 《中国梦》新闻语篇中言据性的分布模式和频率	103
5.2.1 言据性在《中国梦》新闻语篇中的词汇语法 体现形式	103
5.2.2 言据性在《中国梦》新闻语篇中的分布模式	106
5.3 言据性与“中国梦”内涵的构建	110
5.3.1 何为“中国梦”的内涵	110
5.3.2 言据性类型与“中国梦”的内涵	110
5.3.3 信息源与“中国梦”的内涵	114
5.4 小结	117
第六章 电视商业广告语篇中言据性的多模态表征	119
6.1 多模态电视商业广告语篇	119
6.2 言据性多模态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20
6.3 转述言据性在电视商业广告语篇中的多模态表征	120
6.3.1 转述言据性的视觉模态表征	121
6.3.2 转述言据性的听觉模态表征	123
6.4 转述言据性在商业电视广告语篇中的模态协同	124
6.4.1 模态协同分析框架	124
6.4.2 模态协同关系分布	125
6.4.3 互补关系	126
6.4.4 非互补关系	128
6.5 信息源与电视商业广告语篇的劝说目的	130
6.5.1 转述言据性的信息源	130
6.5.2 转述言据性信息源的分布	132
6.5.3 转述言据性的信息源与电视商业广告语篇的劝说目的	133
6.6 小结	139
第七章 结论	141
7.1 总结	141
7.2 不足之处和进一步研究方向	144
参考文献	145

图表目录

图1.1	Palmer's model of propositional modality	4
图2.1	Language as a tri-stratal system (after 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5)... 17	
图2.2	SFL中情态分类图	20
图2.3	评价系统	24
图2.4	多模态话语形式及关系图	29
图2.5	本研究多模态据素关系图	30
图3.1	Willett的言据性分类	34
图3.2	Chafe的言据性分类模式	35
图3.3	本研究言据性分类图	36
图4.1	学术论文中言据性类型的分布模式	49
图4.2	英汉学术论文中言据类型总体分布对比	52
图4.3	英汉学术论文中言据动词的整体分布差异	53
图4.4	硬学科和软学科学术论文中转述据素的分布特征	57
图4.5	不同学科学术论文中转述动词类别对比图	58
图4.6	言据性在学术论文语类结构中的总体分布	60
图4.7	言据性类型在学术论文语类结构中的分布	61
图4.8	Swales的CARS模式 (1990: 140-141)	62
图4.9	Hyland对转述动词的分类 (1999: 350)	68
图4.10	学术论文中转述名词的使用频率	71
图4.11	情态责任和体现形式间的关系	78
图4.12	Engagement system by Martin & White (2005: 134)	82
图4.13	他人转述据素中acknowledge和distance的分布情况	84
图4.14	对话收缩子系统	85
图4.15	发挥endorsement功能的他人转述据素和自我转述据素的分布 ...	86
图4.16	自我转述据素作为强势语和模糊限制语	91
图5.1	《中国梦》新闻语篇中据素类型的分布频率	106
图6.1	电视商业广告中转述言据性的模态实现方式的分类	121
图6.2	电视商业广告中转述言据性的模态实现方式之间的关系	124
图6.3	100篇电视商业广告语篇中每一类信息源出现的频率	133
表2.1	Hyland's categorization of metadiscourse	26
表3.1	本研究言据性实现模态与方式	48

表4.1	不同据素类型在学术论文中的分布	50
表4.2	英汉学术论文中转述言据动词类别与信息源	54
表4.3	英汉学术论文中推测据素的情态值	55
表4.4	硬学科和软学科学术论文中言据性的整体分布特征	56
表4.5	不同学科学术论文中推测据素的情态值对比	59
表4.6	学术论文中转述据素的具体词汇语法体现	64
表4.7	学术论文中转述言据性的信息源	66
表4.8	学术论文中转述言据动词类别对比	69
表4.9	Halliday情态系统及其示例	76
表4.10	学术论文中言据性情态值分布	77
表4.11	Martin & White “单声”与“多声”区别 (2005: 100)	80
表5.1	《中国梦》新闻语篇中四种据素的语言体现形式	103
表5.2	《中国梦》新闻语篇中言据性类型的分布模式	106
表5.3	《中国梦》新闻语篇中据素的动词搭配	111
表5.4	《中国梦》新闻语篇中转述据素中的名词搭配	112
表5.5	《中国梦》新闻语篇中推测据素中的名词搭配	112
表5.6	《中国梦》新闻语篇中转述据素中的形容词搭配	113
表5.7	《中国梦》新闻语篇中推测据素中的形容词搭配	113
表5.8	《中国梦》新闻语篇中各类据素的信息源	114
表6.1	转述言据性的模态实现方式之间协同关系的数量分布	125
表6.2	100篇电视商业广告语篇中转述言据性信息源的分布	132

第一章 绪论

1.1 言据性：语义范畴还是语法范畴？

自美国人类学家Franz Boas在20世纪30年代末首先发现言据性(evidentiality)这一语言现象以来,许多学者都致力于言据性的研究,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言据性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出现了很多论文和专著(Aikhenvald, 2003, 2004, 2018; Chafe & Nichols, 1986; Lazard, 2001; Martin-Arrese, 2004; Mushin, 2000, 2001; Gäumann, 2011; Ifantidou, 2014; Mykietiak, Concannon & Curzon, 2017等)。在国内,语言学家也逐渐增加了对言据性研究的关注(胡壮麟, 1994a, 1994b, 1995, 牛保义, 2005; 严辰松, 2000; 朱永生, 2006; 房红梅, 2005, 2006, 2008; 汤斌, 2007; 蒋璞瑛, 2013; 杨林秀, 2013, 2015; 王国凤、庞继贤, 2013; 刘盛华、徐锦芬, 2017; 杨信彰, 2018; 赖良涛, 2018等)。目前,言据性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领域一个不可忽视的热门课题。然而,由于研究兴趣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们对言据性的定义及其语义范围的看法还不统一,主要分歧如下:言据性属于语法范畴还是语义范畴;言据性的语义范围;言据性和其他语言范畴的关系,尤其是与情态的密切关系。

首先,关于言据性属于语法范畴还是语义范畴这一问题,研究表明这与语言本身有密切关系。有些语言中,每一个句子都需要详细说明其信息来源,例如讲话者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间接推测还是道听途说等。Boas (1938: 133)把这一表示命题信息来源的语言范畴称作言据性,并认为在有些语言中,信息来源(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是推测)是必须在句子中指明的。

从 Boas 的观点来看, 言据性在一些语言中是强制性的。例如在 Tariana 这种语言中, 人们不能简单地陈述 *Jose played football* 这一信息, 而是必须详细说明该信息的来源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是道听途说, 然后通过一系列与时态相结合的形式标记加以体现。请看以下例句:

例 1

(1a) *Juse ifida di-manika-ka.*

‘Jose has played football (we saw it)’

(1b) *Juse ifida di-manika-mahka.*

‘Jose has played football (we heard it)’

(1c) *Juse ifida di-manika-nikha.*

‘Jose has played football (we infer it from visual evidence)’

(1d) *Juse ifida di-manika-sika.*

‘Jose has played football (We assume this on the basis of what we already know)’

(摘自 Aikhenvald, 2004: 2)

以上例子表明, 言据性在 Tariana 语中是强制性的。为了表明信息来源, 说话人使用了一些形式上的标记, 例如 *ka*、*mahka*、*nikha* 和 *sika*, 这些标记在言据性研究中被称作据素 (evidentials)。这些例子也表明, 言据性在 Tariana 语中是一个语法范畴, 是通过词缀来体现的。

然而, 对 Tariana 语中言据性的理解并不能涵盖对言据性和据素的其他理解视角。比如, 如果认为言据性的表征只有屈折性语法表征, 那么言据性就只能出现在某些类似 Tariana 语的语言中, 因为有些语言, 如英语、汉语、德语等语言中是没有屈折性言据性表征系统的。因此, 在言据性属于语法范畴还是语义范畴这个问题上, 就存在两种倾向: 一些语言学家仍然热衷于描述某些语言 (如上文提到的 Tariana 语) 的语法言据系统, 但更多的语言学家认为言据性不属于语法范畴, 而属于语义范畴。他们倾向于认为言据性语义普遍存在于几乎所有语言中, 差异在于言据性在某种语言中是强制的还是选择性的, 以及在语言层面是如何表征言据性语义的。例如, 日语中的言据性系统就相当复杂, 同时具有屈折性语法据素和非屈折性语法据素; 英语则不同于 Tariana 和日语, 其言据范畴并不是通过屈折性语法表征的, 但它具有极其丰富的言据表达方法, 如动词、副词、形容词和名词等等。Chafe (1986: 261) 认为, 印第安语系和

英语中言据性的差异不是据素或非据素的问题，而是如何表达言据性的问题——后缀、副词还是其他形式？试想，如果跟印第安语一样，在英语中将言据性看作一种语法范畴，那么就没有研究言据性的必要了，因为英语中几乎不存在屈折性语法据素。事实上，许多研究者一直致力于研究英语中的言据性，这表明言据性属于语义范畴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将言据性看作语义范畴也是本研究的起点。

以上讨论是围绕言据性是否是一个语义范畴，那么紧接着讨论第二个问题，即言据性语义范围的问题。就这一问题，目前也存在两种观点：狭义观和广义观。Aikhenvald 是言据性狭义观最忠诚的代表，她从严格的语法意义上定义言据性，认为在 Tariana 语中言据性是一种强制性语法范畴，旨在说明信息来源，并且认为表达不确定性、可能性以及对信息来源的态度都只是对言据性意义的延伸，正是这种延伸造成了目前对言据性的误解之一，但是这种延伸是无益的，因为它模糊了言据性和情态、语气和时态之间的界限。Busseman (1988) 也是言据性狭义观的支持者之一，他将言据性定义为运用多种解释方法对讲话者提供的信息来源进行编码的语法结构。这些支持言据性狭义观的语言学家主要研究对象是一些高度屈折性语言，研究重心放在了详细描写不同语言的语法言据系统，如 Aikhenvald (2003, 2004) 对 500 多种印第安语言的言据性系统进行了语言类型学的描述。

那么，是否言据性只是表明信息来源这一语义呢？事实上，除了刚才提到的狭义观，有众多研究者所持的观点是：言据性在表明信息来源的同时，还与说话人对信息可靠性的态度有关，即言据性的广义观。这种观点的特点在于：首先，它没有将言据性局限于语法范畴，而是将其看作是一个语义范畴，因此不只有屈折性语法可以表示这一语义。其次，言据性除了表示信息来源，还有其他意义，如可靠性、概率、可能性的意义等等。第三，言据性的语义在所有语言中是有普遍性的，区别只是不同语言中的表征形式不同而已。一些语言用语法系统来表示言据性，一些则不然。Chafe (1986) 是支持言据性广义观的代表人物，将言据性定义为对信息的态度。如果言据性研究以广义观为基础，那么言据性研究就不仅仅局限于具有语法言据系统的语言，而是扩展到世界上所有语言当中，比如我们研究当中的英语和汉语。因此，我们的研究不仅研究言据性在英语和汉语中的表征形式，还关注言据性使用背后的人际意义与语篇意义。

除了言据性的语义范围之外，言据性与其他语法范畴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如言据性与情态、言据性与语气、言据性与时态

等。其中，言据性与情态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目前，尽管语言学界与言据性与情态之间的关系仍有争论，但一致认为言据性与情态紧密关联。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国内外言据性研究的热点议题之一（房红梅，2005：30）。Dendale和Tasmowski（2001：341-342）将情态与言据性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三种：分离、包含、交叉。

分离观认为，言据性和认知情态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范畴。Aikhenvald（2003，2004）是分离观的支持者之一，她认为言据性是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而不是时态、认知情态或其他情态的子范畴。Nuyts（2001）也坚持分离观，尽管他承认有时候二者也会交叉，但他认为这两个范畴应该分别定义，因为言据性不涉及对事件可靠性的任何明确评价，它只关注表达事件时讲话者对据素性质和来源的说明。

包含观有两种看法：一个是言据性包含情态，另一个是情态包含言据性。持这两种观点的研究者从广义上将言据性被定义为信息的来源以及说话人对信息可靠性的态度。认知情态是对命题真实状态的判断。在此意义上，言据性应该包含认知情态。与此相反，还有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言据性包含于情态，例如Willett（1988），Palmer（1986，2001）等。Palmer在他的《语气与情态》一书中将言据性归属于命题情态，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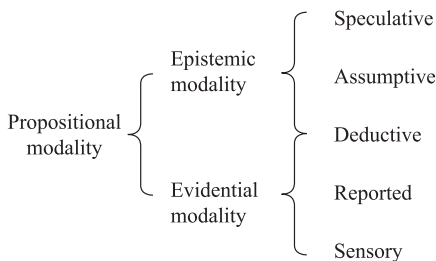


图 1.1 Palmer's model of propositional modality

从上图Palmer的模式中可以看出，Palmer将言据性看作情态的一种类型，但认知情态和言据情态是完全不同的。说话人用认知情态表达对命题真实情况的判断，而用言据情态来表示用于判断的证据。Palmer是在情态的范畴里对言据性进行研究，因此，在Palmer的模式里，言据性是隶属于情态范畴的。

除去分离和包含，还存在一种情况。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言据性和认知情态是交叉的（Auwera & Plungian，1998：86），例如，推测言据性和

认知情态就是部分交叉的。

上面探讨的是关于言据性语义及其范围的不同观点，因为不同的观点会导致不同的研究倾向和研究内容，因此，有必要澄清一下本研究所采取的观点：

首先，本研究将言据性看作语义范畴。我们认为，言据性的语义是普遍性的，但在不同语言中的识解和表征方式因语言而异。比如，英语中表达言据性的方式是很丰富的，既可以用情态、副词、形容词、名词、动词等来表达言据性，同时同样的言据语义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要表达报道性的言据性意义，说话人或作者可以采用“X说、X认为、据说……”等形式。这是一种“一对多”的表达方式。这种理解对于我们的研究意义非凡，因为同一言据语义的不同表征方式会在特定的语境和语类中产生不同的效果和意义，这也是我们研究语篇类型与言据性关系的重要基础。

其次，言据性是一个独立的语言范畴，有其独特的语义特征。不论言据性与情态等其他语言范畴的关系如何密切，都不影响言据性在研究中的独立地位。虽然言据性与情态的关系仍是目前言据性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前面已经介绍过，言据性主要与认知情态密切相关。关于这一问题，本研究认为言据性与认知情态的关系因语言而异。一些语言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言据性语义和认知情态，一些则使用同样的方式。例如，英语中推测言据性和认知情态的表达方式几乎一样，因此它们不仅在语义上相互交叉，而且在词汇语法实现形式上有所重叠。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认为，言据性属于一个值得进行系统研究的独立的语言范畴，即言据性在表示信息来源和说话人对信息可靠性的态度时具有独特的语义内容。并且，认知情态对感官言据性和转述言据性并无涉及。此外，情态研究主要关注情态动词，而言据性研究不仅仅关注情态动词，还关注附加语、小句等。因此，本文认可英语中言据性和认知情态的密切关系，但认为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语言范畴，有着各自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而且两个范畴会为彼此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在第二章介绍研究的理论基础时，我们将会介绍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情态系统对言据性研究的借鉴作用。

总之，本研究将言据性看作一个语义范畴，表示信息来源和说话人对信息可靠性的态度；也将其看作一个独立的语言范畴，和认知情态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同时还拥有自己的语义范围和研究倾向。厘清这些概念及范畴是我们研究言据性与语篇类型关系的起点。